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孝景

漢紀

帝崩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井有石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而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私誑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

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孝武

漢紀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則纘禹服云纘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
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
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為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
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為
無一可法者革其半因其半則勢必害稼紫必奪朱其末流餘
習不反為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父子
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
行齊桓公親揚先君之失以倡管仲雖非純於孝者然皆

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為是猶欲繼而述之蓋道之示師
社稷不得私其親暱是六聖賢之達孝夫下之公義也又
况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
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
旨考諸三王而不謬補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其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
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君之心造偽
飾詐趨利無耻

誅名者若曰為子而孝為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
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人造偽飾詐故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君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耻則何
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為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

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効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
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為忠孝亂賊之
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
賊之禍歟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
之謀乎斯勸呂亥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胥吏自為
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
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為善者安所得
賞為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懵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
德者不肯苟祿利為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
闡茸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
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
者舉咸陽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

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己為帝之德矣與抗者循是而行
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况祖其師策如李林甫盧杞
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月也故小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士雖夫以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月
以致官是以廉恥冒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
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
人莫善於曰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
以居不徒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
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

亮為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備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指俗成康乎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啓之

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橫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公皇皇為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邪

奇袤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為夷狄為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姦人為讒為邪為奇袤為利口為橫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袤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末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典家學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

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為治不至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
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力行者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
而不以辭采為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為尚申公之
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
武帝拂意而不問情哉然申公為議明堂而三對既不合
又留魯邸而議巡狩歷服色事六豈力行之急務哉
其不速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為之說者必著其
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冒文致而不要諸

實又以言於忽蔑天道也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
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
出征略取河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父之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
敗蓋生長兵闕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
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
河北築朔方也上即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重出虎符
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
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謝過遂罷元光二年上之
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
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三役者皆未嘗接
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

甚衆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戾太子生而建蒼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冉邛求身毒開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戾太子生長兵間則非事貫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為表著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

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心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注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實或

宮室或遊政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汗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千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秦皇善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太守其為謁者以嚴見
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
蓋六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
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
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
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盛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昌
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
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顯無其
有以哉

張湯奏顏異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
有腹誅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
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
說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
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僞語則兩人不
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
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
以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誅之法不亦異哉
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
數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
人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
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
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

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鳴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况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文深意思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過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茫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首茅之賞而樂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為比晚節奔逐願為中郎將出入禁闈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為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纜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前轍鄉者慕用儒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解此方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等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漢以貨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志為公卿而耻於入貨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誅

匈奴且自言不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郎擢為齊相又願

與習丹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轉為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其取償於上者宜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洪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筭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懸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
樂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
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
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祝詛上有惡言
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死豈獨武帝好殺之
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
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為相盡忠克舉其
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
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
遷之言以為沮貳師而為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姦詐以

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為兵而
族陵家陵償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
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
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
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
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
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為將道家
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
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專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

所為立君者為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
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

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雍草者錢鏐耒鋤
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
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
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不以善居上而寬如
天覆然民何至於為盜哉

戾太子反

武帝為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
子踈莫親於妻子而有踈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
生一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實厚上嫌其不
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
充既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允為恭幼東宮家使
帝無信任之而充其敗趙之事曰四失也建元太子必以正

又為之師傅朋友及今曰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
也蘇文諧太子與宮人戲不為覈實遂增太子宫人文遂
結黨轉加讒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巫入宮掖啓祝詛之
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為使者此八失也春秋
既高意思盡疑左右為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
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
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
之計耳既不忍忿忿斬充矣胡借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
方且發中廐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為
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
中得已而不已是真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
不辜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

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豐自說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之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富悔哉

上見羣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事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已矣然人之壯也博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勉勸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無倦矣而能盡知昔日狂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

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無可係執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天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立弗陵為太子賜其母鈞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安母不得備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

廟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吕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孝昭

漢紀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崩贖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雋不疑言崩贖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崩贖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夫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崩贖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

未嘗絕也崩贖欲殺南子又忘父惡自欲奪其子之地位

當黜矣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夫不道乃據國而爭靈公

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崩贖故不曼也王其圍戚而春

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其秋是輒者考實未詳

而與義未精矣又况與及國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

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

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

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

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為布衣用

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

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詞處義百斤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直志士仁人也豈直一博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具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譏誚亦不虛得矣

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一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為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蔽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况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然後為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為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為不利於己者也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猶如人所謂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為孝也夫姦臣貪執政利己恐君變之則劫以繼志志事而指更改為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昔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為心則宣王又將流于桀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

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矜
一患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警告於前賢良文學對
詔於後雖大將軍以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
從故能於海內耗虛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
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漢紀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揚
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揚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
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武帝所識
拔既廢立在乎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長
事不敢言如揚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以蔽其明

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大
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為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
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
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婕妤為后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父之封昌成君

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以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
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
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
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也妻顯邪謀蓋坐於此光謂廣
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為罪人
耶不思如此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誓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
虛已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
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闈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
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
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問問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
矣光雖誓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
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己忠告於
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各權怙勢又
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
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
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當悉令補外則帝之

眷寵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竊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今羣臣議云及侯勝曰武帝雖有
震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
祭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事我者事我者不
宜得其事猶可自言况友之者乎諫諍禁闈腹心耳目蓋帝
宜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
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為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子違汝弼
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子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
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為使人不得議也是
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
勝蓋猶襲士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

以死守義則阿諛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墮矣宣帝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醫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

猶豫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為惡也猶豫言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為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

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右之於帝為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

黨惡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陰庇之不忍舉覺是與聞乎弒矣弒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

二主妻毒皇后而署衍勿論上浸之勢不太迫乎尋即納

女於宮中尊向主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此矣顧且猶

豫於發與否亦本心歟齊宣帝已久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爾豈非貴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官光與顯偃然為外舅父母專制

山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各得著見

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徒同也其

動為反常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凋落

榮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
變母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
鉗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
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行挾毒之禍而顯禹
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
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
為難况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乎孝宣
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
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
當用之禮為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纁亦可乎謂死者

無知正使與之警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黃
腸題表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
父居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愷王章以
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
法於是哉

言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
之効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
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偽自增加以蒙顯
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
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
出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

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摠覈名實之政其
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嚮誓君上之姦術也為君
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况四海九州之大乎
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
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亦莫
為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
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
為欺為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
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則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
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衣志移因於
外舍而奏國國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
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
也使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
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
不足以掩蔽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
古不易之道也

霍氏謀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自躬顯禹雲山
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為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
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豈為驂乘之負芒歟斥許廣漢謂
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行勿論
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為虛
已斂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
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

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勲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弒后謀反
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
塞無可譏矣

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
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
當盡事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
流俗廢儒之口以過厚為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為人後
之子事是已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或尊也子
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六不為其父
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夫有二本物也或說
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日父母矣而禮有為

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
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
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
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為人後者舍其父
母而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致
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
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
不稱焉則父子以偽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為
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
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
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婦
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守有

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王夫人
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
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
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嘗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
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
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踈之也
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踈之也
若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
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
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暮文昭昭然矣
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
所當殺下敢交言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主私

不自克也往往違禮以為孝有司探其不自克也往往
獻佞以為忠夫宣帝之徵羣臣知之矣是以申言之而悼
園之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
奏嗣昭帝後為虛文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為後見其
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為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
弃之也予以啓後來冷褒段熲等諂邪之奏而師丹傳喜
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
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
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
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帝下廣漢獄吏民守
關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材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授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懲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

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以為如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睚眦必報者伎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為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既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

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為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天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羈縻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嘒嘒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朱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遂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為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為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之中士則可耳而踈塵甘心以是自居何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術未立少留傳之以須日就之功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二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寂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為一至於此則其曠曠有素疏廣矚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

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苟以知止斷廣者淺之乎知
廣矣

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尚刑罰用中書
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用
召以法律為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
以傳子孫上以為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
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謗與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求禪
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
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
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位中書

曰以刑餘為周君此兩言者嚴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
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
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為至
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
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
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
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
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効尚方事及取官
錢帛私假徭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弃市
揚子雲以韓馮翊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

之是見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為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弃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自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當惲之罪無道要斬

楊惲之說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

已人君行事不當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劭剛直之士若刈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寃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當則定國嘗奏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嘗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事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

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比乎其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砒碓不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霸無異可乎不

知霸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神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真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為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者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慾惑不嫁姑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率由此也豈不為正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刻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尤尚遠材才及乎鳳凰何為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

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
十二人魏相以為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
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皇表太平之瑞也何為而至
哉宣帝繼武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
自喜必有窺覷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
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鷦為神爵而神爵年號非
有他異焉乃為鳳皇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鷦為神爵神
爵為鳳凰則鳳凰羣集非鷦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
使有鳳尚不足貴况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
為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漢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
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孝元

漢紀

以中書令弘恭饒射石顯父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事
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令
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儆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
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中書
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父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
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踈斥馴致禍亂
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况元
元帝聞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衰
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為之愈哉

復以周堪為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事皆決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惠

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元帝愚未嘗
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
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
假賊為鄉導豈其年老病眊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
競也若堪而仁當望之飲醜之後稱疾告致為臣而去可
也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
一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分固薄遽陳
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
親信此又丞相御史當股肱心腹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
安能以立談而辨耶又况元帝庸懦非可仗者房不鑒蕭

望之之戮區區以口舌獻忠難乎免於盆成括之死矣房
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
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以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於人致石顯之言得
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必異常中既去朝占曰涌
水出道人當逐死已而水果寒浦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
趙高并石顯冀上還己是不自
伯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
學君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
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
不失平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為侯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為
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議何異望之所

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耳而無以破臣
術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潛意也向指為刀筆可乎或
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
後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魚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
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
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社稷則為之蓋本有此命
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
時之功便者當以矯制請罪不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
事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
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不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
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
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如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卷之二

卷之二

二

四

程